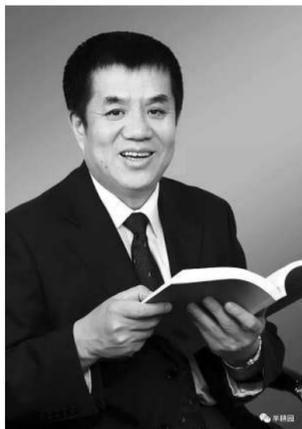


半是风云 半是风月

——宋词与宋代文人的情感世界

□主讲人：傅道彬



▲傅道彬

主讲人简介：

傅道彬，全国政协委员，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，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。曾任黑龙江省文联主席、哈尔滨师范大学副校长、黑龙江省欧美同学会常务理事等。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、文艺学。曾入选国家人事部“百万人才工程一二层人员”，获教育部“曾宪梓优秀教学成果”三等奖等荣誉。专著有《晚唐钟声》《文学是什么》《诗可以观：礼乐文化与周代诗学精神》等，发表论文近百篇。



扫码讲读

编者的话：

宋词，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的一朵奇葩，反映了宋代的社会生活和文人面貌，标志着宋代文学的最高成就，与“唐诗”“元曲”并列。宋词就其内容与风格来说，大体可以分为豪放派和婉约派，代表人物分别为苏轼、辛弃疾和柳永、李清照。傅道彬教授深入研究了不同风格词作与文人经历及情感世界的关系。本次讲坛内容来自他近期在全国政协委员“国学读书群”的演讲。



▲《晚唐钟声》傅道彬 著



词又称“诗余”，作为一种合乐的新兴诗体，在中国文学中仿若一块闪烁着奇光异彩的瑰宝。词人借以灵活多变的“长短句”体式，表现着比诗更为曲折复杂的思想情感，传达着细腻幽约的内心世界。词起于隋唐，历经五代时期的发展，至宋代迎来全盛，不但名家辈出、名篇无数，还产生了多种风格、多个流派，淋漓尽致其抒情功能，也将文人的心灵天地彻底地打开了。宋词具有丰富的艺术与文学感染力。通过品读宋词，可以感受到宋代文人异常丰富的情感世界，他们时而忧念苍生，系怀民众，挥洒爱国情怀；时而思恋情人，真挚情深，辗转反侧。一半是存在于家国之上的“风云”豪气，一半是流淌于生活之中的“风月”情话。有时这“风云”与“风月”兼可集于一个词人身上，东坡既有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”的豪气，也有“小轩窗，正梳妆。相顾无言，唯有泪千行”的叹息；易安既有“九万里风鹏正举。风休住。蓬舟吹取三山去”的豪迈气魄，也有“莫道不消魂，帘卷西风，人比黄花瘦”的寄怨之语；放翁既有“元知造物心肠别，老却英雄似等闲”的无可奈何，也有“桃花落。闲池阁。山盟虽在，锦书难托”的哀婉凄侧；稼轩既有“道男儿、到死心如铁。看试手，补天裂”的壮怀激烈，也有“众里寻他千百度。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”的风情万种。我们从这些词卷中，感受到的不仅有宋代文人心系国家命运、黎民生计的大爱情怀，还有他们对于个人情感和小家的吟唱。其实儿女情与英雄气并不相抵触，爱苍生和爱美人也不矛盾。《乐记》有云：音之起，由人心生也。人心之动，物使之然。感物而动，故形于声。诗、词与歌，都是从生命深处的自然流淌出来的，而这种自然流淌出来的“志”，都源于“感物而动”，自然的悠悠天籁引发了艺术的声韵。

半是“风云”豪气歌天下

宋代文人常集官员、政治家身份于一身，善将政治与文章融为一体，借此抒发理想抱负。宋之词作为“一代之文学”，在“长短句”的书写议论间，表达忧患意识，胸怀系民之心，挥洒爱国情怀，尽展有宋一代的“风云”豪气。

北宋的豪情放歌

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、文学家，也是威震西北的边帅，他在西北边塞时期所作的这首《渔家傲》意境苍凉，声清悲壮。词云：

塞下秋来风景异。衡阳雁去无留意。四面边声连角起。千嶂里。长烟落日孤城闭。

浊酒一杯家万里。燕然未勒归无计。羌管悠悠霜满地。人不寐。将军白发征夫泪。

作者借着勾画的这幅萧瑟悲凉的边塞秋景图，抒发了极为复杂的情绪，既有边防将士们连年驻边归期不得的乡愁，也有严阵以待抵御外侵的决心，还有面对敌强我弱的局势而归期无望的苦闷，此词可谓将乡关之思与爱国豪情的矛盾抒写得极为真实。

苏轼是北宋文学大家，对词学有着“诗词一体”的观念，他认为诗词同源，本属一体，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，正是苏轼将词的地位提至与诗同等，他以“以诗为词”，能用写诗的态度来写词，把词的创作从音律的束缚中解放出来，成为独立文体，拓宽词的文学表现功能，开拓词境，将表现柔情之词拓展为豪情之词，其《江城子·密州出猎》便是开宋代豪放词先河的一首名作，抒发了词人的真实性情和人生感受。词云：

老夫聊发少年狂。左牵黄。右擎苍。锦帽貂裘，千骑卷平冈。为报倾城随太守，亲射虎，看孙郎。

酒酣胸胆尚开张。鬓微霜。又何妨。持节云中，何日遣冯唐。会挽雕弓

如满月，西北望，射天狼。东坡如此豪迈的壮词，借叙述狩猎时壮阔的场面，抒发为国杀敌的雄心壮志，为朝廷建功立业的抱负，表现了词人浓厚的爱国热情，也突破了传统的词只能诉说绮靡婉媚之局限。

国破家亡的悲愤之音

“靖康之难”是宋王朝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，北宋灭亡，宋室南渡，给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，生灵涂炭，山河破碎，人们背井离乡，四处逃难，大地遭受着血与火的洗礼，时代正发出痛苦的呻吟。面对国破家亡的仓皇变故，亲身经历了这场苦难的词人，发出了前所未闻的悲愤之音。

南北宋之交，朱敦儒在经历了“靖康之难”后，以其悲愤交加的笔触，书写了国破家亡的落寞与凄凉，《沙塞子》道出沉痛的乱世悲歌。

万里飘零南越，山引泪，酒添愁。不见凤楼龙阙，又惊秋。

九日江亭闲望，蛮树绕，瘴云浮。肠断红蕉花晚，水西流。

词人经历仓皇南逃后，饱经了人世心酸，感慨于身世飘零，更是思念故乡，心境凄苦悲凉，充斥着亡国之痛。

身为南宋初期的名相李纲，写过一首《苏武令》，也抒发他在经历了“靖康之难”后的一腔悲愤。

塞上风高，渔阳秋早。惆怅翠华音杳。骎使车空，征鸿归尽，不寄双龙消耗。念白衣、金殿除恩，归黄阁，未成图报。

谁信我、致主丹衷，伤时多故，未作救民方召。调鼎为霖，登坛作将，燕然即须平扫。拥精兵十万，横行沙漠，奉迎天表。

南宋初年，金兵大举进犯，百姓生活于水火之中，国家多难，身为朝中重臣，感觉责任重大，词人心系百姓苍生，于词作中表达了爱国忠君的情怀与济世救民的责任。

半是“风月”情话诉衷肠

情感是千古文学永远不忍舍弃的话题，人们的情感世界无比丰富，而“诗庄词媚”的传统，让词理所当然地成为文人抒发细腻情感的天地，写起男女间的小情小生活更是“当行本色”，宋代文人借宋词诠释了无数缠绵悱恻的“风月”情话。

真挚而执着的深情

作为宋词史上划时代的作家柳永，在官场上算是个失意之人，仕途不顺，他便将真情实感更多倾倒在男女之爱的吟唱之上。从柳永的词中，可以品味出他一腔的真挚深情，其《凤栖梧》中“拟把疏狂图一醉，对酒当歌，强乐还无味。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”，展现出对伊人那份无法消解的思念，虽然想借饮酒高歌来排遣几分，却终是苦中寻乐、毫无兴味的，但即便落得形容憔悴，他也是心甘情愿绝不后悔的，这份真情永不改变。

又如，当时可与柳永齐名的张先，在《千秋岁》中也表达了其执着于恋情的心声。“天不老，情难绝。心似双丝网，中有千千结”，此番天若不老，情亦难绝，又是何等的痴情。

离别别恨苦思

宋词中更多的抒情词，则以刻画离愁别绪、在思念中表达刻骨铭心的爱恋为主，因为这种对于离情别恨的描摹能够超越“在场”的甜美，带有一种阻隔感之苦，更具感人的魅力。

柳永最有名的代表作《雨霖铃·寒蝉凄切对长亭晚》就是在诉说别离的苦痛，“多情自古伤离别”，自然免不了“执手相看泪眼，竟无语凝噎”，以清秋时节情人执手的不忍相别，直写到别后泊舟的孤凄与无奈，“今宵酒醒何处，杨柳岸、晓风残月”的意境创设使后面“此去经年，应是良辰、好景虚设。便纵有、千种风情，更与何人说”的直接抒情显得自然而贴切，无不道尽了别后的孤凄落寞与情深难忘。

素来豪情满怀的范仲淹，也有《苏幕遮》里“酒入愁肠，化作相思泪”的细腻柔肠。还有《御街行·秋日怀旧》中讲人性、懂风情的一面：

纷纷坠叶飘香砌。夜寂静，寒声碎。真珠帘卷玉楼空，天淡银河垂地。年年今夜，月华如练，长是人千里。

愁肠已断无由醉。酒未到，先成泪。残灯明灭枕头软，暗语孤眠滋味。都来此事，眉间心上，无计相回避。

月光皎洁如白练，但人却相隔千里，受着相思折磨，无处排遣，只能借酒来麻醉自己。那酒还未到唇边，就已先化成了纷飞的眼泪。残灯闪烁，枕头歪斜，孤独可以饮尽，而相思之苦，积聚眉间，凝聚心间，无法回避。世间很多事或许可以躲避一时，可以自欺欺人，唯有相思既骗不了自己，也无法逃避。

文坛领袖欧阳修有首《踏莎行》，是在男女双方各自着笔，把别后相思写得十分感人。“离愁渐远渐无穷，迢迢不断如春水。寸寸柔肠，盈盈粉泪”。一人在征途，愁似春水绵绵不绝，一人在闺阁，柔肠百转缠绵深挚。词人借着自然的舞台展示着情感，展示其弥漫天地的相思歌声。

在文学史上与欧阳修齐名的晏殊，善于在词中抒写情真意切的相思。《玉楼春》中“无情不似多情苦，一寸还成千万缕。天涯地角有穷时，只有相思无尽处”。表达出多情之苦折磨着人的心灵，将人的心情分散成千万缕之多。而就算是天涯海角也终究有穷尽之时，但是无边无际的相思不知在何时才能消散。在《踏莎行》中也写道“无穷无尽是离愁，天涯地角寻思遍”，将相思相望之情表现到了极致。

晏几道还惯以超常的梦境来表现离情的沉重，如他《鹧鸪天》表达的情感深厚凝重、流丽婉转，“彩袖殷勤捧玉钟。当年拚却醉颜红。舞低杨柳楼心月，歌尽桃花扇影风”。是富贵乐，相见欢，而“从别后，忆相逢。几回魂梦与君同。今宵剩把银红照，犹恐

宋代理最有名的女词人李清照，同样经历了“靖康之难”，面对国破家亡的图景，她的《南歌子》从女性的情思切入，写国家的沧桑兴亡与时代的盛衰，先从秋天“天上星河转”说起，再到“人闲帘幕垂”，用四时之变暗示人间的沧桑之变，以女子之所见，把沧桑之感写得细腻入微。又提到“旧时天气旧时衣，只有情怀、不似旧家时”，同是秋天，同是一件衣服，可是自己旧时那种无忧无虑的情怀再也不会回来了，词人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永远不复存在了，曾经豪情满怀的易安，此时的心绪已因家国破碎变得无比低回。她把国破家亡、悲欢离合的沧桑、悲哀和感慨都揉碎在这些细致的事物中表现。

南宋的沉痛低吟

在南宋，面对外敌如狼虎踞门，朝政大权落入投降派之手的时局，爱国词人一面系念国家与民族的命运，心怀抗敌复国的愿望，一面反对偏安苟且，抨击投降卖国的无耻行径。

岳飞的《满江红》，尽展慷慨激昂、正气凛然，“怒发冲冠，凭栏处、潇潇雨歇。抬望眼，仰天长啸，壮怀激烈”，雨后凭栏的怒发冲冠仰天长啸，是词人壮怀激烈的表达，“三十功名尘与土，八千里路云和月”是词人忘我心境与人生经历的高度概括，“莫等闲、白了少年头，空悲切”是词人的自勉，也是他勉！“靖康耻，犹未雪。臣子恨，何时灭”与“待从头、收拾旧山河，朝天阙”展现意欲杀敌报国的一腔激昂，也是词人强烈感情的直接抒写，“驾长车，踏破贺兰山缺”与“壮志饥餐胡虏肉，笑谈渴饮匈奴血”这是词人展开瑰丽理想中的凛然情景。全词诉说着作者的满腔正义，慷慨悲壮，豪气干云，如此大无畏的英雄气概，洋溢着爱国主义的激情，每每读来都觉感慨万端，热血沸腾。

南宋爱国词人陆游的这首《诉衷情》饱含一种深沉而压抑的感情，词云：

当年万里觅封侯。匹马戍梁州。关河梦断何处，尘暗旧貂裘。

胡未灭，鬓先秋。泪空流。此生谁料，心在天山，身老沧洲。

全词意象疏朗，意境宽广，在时间与空间的巨大跌宕中将一股悲愤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。从当年的年少意气到如今的“身已老”“鬓已秋”，多少年心不甘的时光已匆匆流逝；从当年的梁州到如今沧洲，空间距离已有太大的转换，从未改变的仍是他的报国之心。“此生谁料，心在天边，身老沧洲”更是对比而增沉郁，强调人生的无法预料，控诉南宋朝廷的不肯作为，由忠愤而生的悲壮天然打造出一种风骨凛然的崇高美。

同为宋一代耳熟能详的豪放派词人辛弃疾，在苏轼“以诗为词”的基础上进一步倡导“以文为词”，将辞赋古文的句式章法移植于词，令作词的手法进一步开阔。稼轩既是才华横溢的



▲《文学是什么》傅道彬 合著

相逢是梦中”，以相逢的犹疑写尽了有情人天各一方的无尽悲情。

秦观以写情见胜，词作充满感伤凄婉的情调，其在《八六子》中写道“倚危亭，恨如芳草，萋萋划尽还生”。词人深处高亭之上，放眼望去的满目芳草带来的不是愉悦，反而勾起了无限的离情别恨。一个“恨”字更是将感叹今非昔比之悲，睹物思人之痛，演绎得淋漓尽致。这种真挚深沉的情愫，读来如愁袭己心，忧伤又牵肠。

周邦彦也极善言情，他的代表作《兰陵王·柳》就是借咏柳而抒别情，感叹人间离别的频繁，情真意挚又耐人寻味。“长亭路，年去岁来，应折柔条过千尺”。“柳者，留也”，古人素以折柳而赠别，在长亭路上，年复一年，送别时折柳的柳条恐怕要超过千尺了，看到这柳枝便触动了词人要与恋人离别时的那份不舍与思念，可谓是“自然感动了人类，也触动了敏感的爱者的神经”。

而女词人的情感告白就更加真挚与细腻。李清照在与夫明诚离别之际，心情忧伤痛苦，更是写下了极为动人的相思之作。如《醉花阴》的“莫道不消魂，帘卷西风，人比黄花瘦”。虽然满心皆是思念，但又并不直接说相思怀念，而是说不要以为我在这种情景下心里没有感动，当一阵秋风吹来，吹起屋中的帘子，那时便知帘外的菊花清瘦，帘内的人也一样清瘦。把帘外的菊花和帘内的人打成一片，这种敏锐、敏捷的联想既出人意料，又入人心中。

宋代还有一位可与易安齐名的女性词人朱淑真，在她的词作中也有率真质朴的倾诉，以寄相思。如《减字木兰花·春怨》云：

独行独坐，独唱独酬还独卧。伫立伤神，无奈轻寒弄摸人。无凭寄与，三两秋声，寄与秋声，三两秋声。无凭寄与，三两秋声，寄与秋声，三两秋声。

通读全词，可以感受到词人用着低沉的笔调，渲染着悲凉的意境，隐晦的传达着相思之苦，一落笔连用五个“独”字，抒写压抑已久的郁闷，表现她孤独至极的凄苦情怀，词人因相思而

愁，因愁至病，而病乃更愁，循环往复。又因婚后思念情人被视为“非法”，故有难以明言的苦衷。而春景在她的笔下完全省略，因为词人无心赏玩春色，触目伤情，只会引起她更多痛苦的回忆。女词人抒发动容的内心情感世界，不同于男性词人的角度，读来更有触动与韵味。

无可奈何的生死别离

有种别离是将明明相爱的情侣生生分开，如同陆游与唐婉之间的爱情悲剧。陆游本与表妹唐婉两情相悦，婚后更是相亲相爱，伉俪情深，然而婚后是这样恩爱的生活，却令陆母日益不满于千尺”。“柳者，留也”，古人素以折柳而赠别，在长亭路上，年复一年，送别时折柳的柳条恐怕要超过千尺了，看到这柳枝便触动了词人要与恋人离别时的那份不舍与思念，可谓是“自然感动了人类，也触动了敏感的爱者的神经”。

而比生时的分别还要痛心的就是相爱之人的天人永隔，在悼亡词作中首当想到的就是苏轼在《江城子·十年生死两茫茫》的款款深情。“不思量，自难忘”说的是人世常情，“纵使相逢应不识，尘满面，鬓如霜”中暗含了自身的多少人世悲感，“夜来幽梦忽还乡，小轩窗，正梳妆，相顾无言，唯有泪千行”，日日思念之人终只能在梦中相会，是何等悲凉凝重，而“料得年年肠断处，明月夜，短松冈”是在诉说此生不渝的追怀，整首词将苏轼对亡妻的深情表现得深婉而沉痛。

宋代“风月”爱情词，少有直观展现社会“风云”，但却在表现人的丰富复杂的情感同时，以具体的审美意象把不可替代的情感体验升华到哲理的层面。我们在古人的吟咏之中，不仅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，更多的时候也得到理智的省察，在情感的氛围中成为一盏明灯似的理性光亮。

今天，我们借助对宋词的品读，与古人的感情产生微妙的共鸣，感受了宋代文人那半是“风云”、半是“风月”的心灵律动，体会到蕴含其中的丰富、深厚而又能沟通古今的人生意蕴。回忆历史，不是为了回到历史，学术的真正意义是与现代人精神世界的沟通，品读富有艺术美感的宋词，唤醒现代人心中的音乐与旋律，以获得感发人心的力量，从而引领我们不断前行。

文入又是征战沙场的武将。本是满怀抗敌报国之心的他，生不逢时，未得到朝廷应有的重用，所以在词作中时有忧时伤世、壮志难酬的怅惘。从他的《破阵子》中，便能感受到深恨报国无路的愤慨：

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。八百里分麾下炙，五十弦翻塞外声。沙场秋点兵。

马作的卢飞快，弓如霹雳弦惊。了却君王天下事，赢得生前身后名。可怜白发生。

作者昔日本是驰骋疆场的将军，豪情还在，如今白发已悄然爬上鬓角，昭示了岁月的无情，回忆中的威风气概已化作如今抱负难申的失落。

身为宋末杰出的民族英雄文天祥，在诗坛上以《正气歌》《过零丁洋》激励着无数爱国志士，而在词坛上，他以深沉悲壮的情怀表达着对国家命运的深深忧虑，同样给人以震撼。读他的《醉江月》：

庐山依旧，凄凉处、无限江南风物。空翠晴岚浮汗漫，还障天东半壁。雁过孤峰，猿啼危峰，风急波翻雪。乾坤未老，地灵尚有人杰。

堪嗟飘泊孤舟，河倾斗落，客梦催明发。南浦行云迷草树，回首旌旗明灭。三十年来，十年一过，空有星星发。夜深愁听，胡笳吹彻寒月。

末世英雄的浩然正气，在民族风雨飘摇之时，在国家危难之际，仍要为国家和民族，死而后已，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”，丹心耿耿，可对天地，此等不畏强敌、坚持斗争的英雄本色，为南宋末期的词坛上增添了一重风骨之色。

南宋词坛留下的这些“风云”之作，多有金戈之象、杀伐之音，兼以不平之气、老气之悲，但低回之中自有高亢，激昂之外仍有沉潜。于家于国那一份永不卸载的职责与大义，为我们再一次见证了风雅之旗的猎猎高扬与词人之间的拳拳热忱，风雅与端庄之中自有气骨。

世情薄，人情恶，雨送黄昏花易落。东风恶，欢情薄。一杯愁绪，几年离索。错错错。春如旧，人空瘦。泪痕红浥鲛绡透。桃花落，闲池阁。山盟虽在，锦书难托。莫莫莫。

表达了对唐婉的至深之情，那“东风”本是母爱，而它却也是这场爱情悲剧的制造者，夫妻二人的恩爱是那样地短暂，分开之后，满怀痛苦。纵使曾经有山盟海誓，终不能如愿白头偕老，如今咫尺天涯，连互通书信也再无可能，怎能不叫人悲痛欲绝呢！

唐婉读此词后，悲从中来，也含泪写下一首《钗头凤》词：

世情薄，人情恶，雨送黄昏花易落。东风恶，欢情薄。一杯愁绪，几年离索。错错错。春如旧，人空瘦。泪痕红浥鲛绡透。桃花落，闲池阁。山盟虽在，锦书难托。莫莫莫。

唐婉读此词后，悲从中来，也含泪写下一首《钗头凤》词：

世情薄，人情恶，雨送黄昏花易落。东风恶，欢情薄。一杯愁绪，几年离索。错错错。春如旧，人空瘦。泪痕红浥鲛绡透。桃花落，闲池阁。山盟虽在，锦书难托。莫莫莫。

唐婉读此词后，悲从中来，也含泪写下一首《钗头凤》词：

世情薄，人情恶，雨送黄昏花易落。东风恶，欢情薄。一杯愁绪，几年离索。错错错。春如旧，人空瘦。泪痕红浥鲛绡透。桃花落，闲池阁。山盟虽在，锦书难托。莫莫莫。

唐婉读此词后，悲从中来，也含泪写下一首《钗头凤》词：

世情薄，人情恶，雨送黄昏花易落。东风恶，欢情薄。一杯愁绪，几年离索。错错错。春如旧，人空瘦。泪痕红浥鲛绡透。桃花落，闲池阁。山盟虽在，锦书难托。莫莫莫。

唐婉读此词后，悲从中来，也含泪写下一首《钗头凤》词：

世情薄，人情恶，雨送黄昏花易落。东风恶，欢情薄。一杯愁绪，几年离索。错错错。春如旧，人空瘦。泪痕红浥鲛绡透。桃花落，闲池阁。山盟虽在，锦书难托。莫莫莫。

唐婉读此词后，悲从中来，也含泪写下一首《钗头凤》词：

世情薄，人情恶，雨送黄昏花易落。东风恶，欢情薄。一杯愁绪，几年离索。错错错。春如旧，人空瘦。泪痕红浥鲛绡透。桃花落，闲池阁。山盟虽在，锦书难托。莫莫莫。